

潘冠杰著

黃河文藝出版社

晚清名妓賽金

花



名妓

一篇淒淒情，幾多辛酸淚。
匆匆過往客，寂寂商女魂。
奸倭多當道，不念亡國恨。
色利誘宮門，——現狼心。

潘冠杰

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I247.5
432

晚

清

名

賽

州

文



0-080

责任编辑 杨吉哲

晚清名妓赛金花

潘冠杰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8.5印张182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册

ISBN 7-5400-0237-9/I·221 定价2.75元

目 录

- 1 楔 子
- 8 寻根求源
- 19 堕入风尘
- 27 邂逅状元
- 40 依依惜别
- 51 魂系天外
- 60 国色天香
- 75 饮泪诀别
- 84 易帜津门
- 95 商女之恨
- 107 如怨如诉
- 115 御前奇冤
- 122 血洗古都
- 131 东方美人
- 140 小巷伶影
- 149 何惜我身
- 163 谁知我心
- 175 中堂密使

192	牌坊功过
204	慈禧宣召
218	席散戏落
226	狱中悲歌
240	发配原籍
250	讨袁声中
261	尾 声
265	后 记

楔子

1933年。

一个深秋的黄昏，北京城上空风沙弥漫。过往行人，缩着脖子，脚步匆匆地夺路而行。

古老而又雄伟的宫殿，罩在灰黄色的雾幕里。前门外的墙壁上，张贴着一张海报，分外引人注目。这是陕西易俗社著名旦角王长庆和他的秦腔戏班子，来京演出反映“庚子事件”的近代戏《颐和园》而张贴的海报。

吉祥剧院。

剧场售票窗口，人们在寒风中排着长队，争相购票，想一睹为快。

枪声、厮杀声、喊叫声……

荷枪实弹的洋兵，在北京街头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。然后，他们割去男人头上的辫子，砍去女人的小脚，把它们堆积起来，作为“战利品”。此时，堂堂的大清国的西太后，头裹民妇的布帕，身着仆人的衣装，手牵光绪皇帝，从紫金城的神武门仓皇出逃，跑向西安。把千年古都北京城，拱手让给了八国联军……

这是台上演出的剧情。

一个德国士兵在街头拦阻一位年轻的女人。他野蛮地撕扯这位女人的衣服。只听这女人喝叫一声：“住手！我这手

握过你们飞特丽皇后的手！”

这声叫喊，镇慑了洋兵。

“你是谁？”那洋兵问。

“我是前任大清国驻德钦差的夫人！”那女人冷目寒光，义正辞严地答道。

这女人便是该剧中的女主人公——赛金花。

《颐和园》一剧的演出轰动了北京城。因为它取材于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历史事件。对于“庚子”事件，许多“老北京”记忆犹新，有的人至今身上的创伤尚未痊愈；有的人知道，这一事件的平息，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其中那个赛金花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。是她从中巧妙周旋，才使历代皇宫宝殿的瑰丽建筑免遭一炬；是她奔波穿撮，使北京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。因而，北京人出于种种心情，想在戏文中看看赛金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戏，在台上继续演着。

台下观众席的一隅，坐着一位微患浮肿、脸色憔悴的老年妇女。她比别人看得更专注、更聚神。每当她看到激动处，鼻翼翕动、嘴角微颤，不时用手帕在眼角拭去欣慰而又辛酸的泪水。她这些动作本身也是一出戏。而人们正沉浸在剧情里，没有注意到她。

这位女观众是谁呢？

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位女观众就是戏中真正的女主角——现实生活中的赛金花！

而今的赛金花，已不是戏台上那个“天香国色”的“绝代佳人”了，她红颜已衰，人老珠黄，成了暮年老嫗。她甚至穷迫得连买一张戏票的钱也拿不出了。要不是在剧场出

现，谁还会相信她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？

但是，人们会真的把她遗忘吗？不会，绝不会！那些前清的遗老、民国的卫士，在他们的舌剑、笔刀的尖端，不是还时时流出“女妖”二字吗？

1936年12月22日，上海40年代剧社，在南京国民大戏院上演由夏衍编剧、著名女演员王莹领衔主演的话剧《赛金花》，反响热烈，盛况空前。而国民党要员张道藩，在席间气得以掌击案、震落茶杯盖不说，还指使特务将痰盂抛向舞台，大闹剧场，扮演了流氓加无赖的角色。在12月24《中央日报》上，张道藩又亲自撰文，对《赛金花》一剧大加挞伐。结果，“内政部”通令此剧禁演。

相隔不久，北京熊佛西写的话剧《赛金花》，拟于1937年3月25日晚演出于北京新新大戏院。是晚，票已售出，扮演赛金花的女主角俞珊已化好妆，只等出台，也突然接到官府“妨害民国尊严”的训令，被迫禁演。

1937年前后，与1900年的“庚子事件”情景一样，在中国历史上重演了悲哀的一幕。清王朝对八国联军的不抵抗，与蒋介石对日寇的入侵不抗战，同出一辙，给人民留下了屈辱与愤慨，沉沦与仇恨。

看到大片国土沦落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怎么能保持缄默呢？关于创作《赛金花》剧本的动机和主题，夏衍同志说得十分透彻。他说：“作家写作品，对他所写的题材、人物、事件，必须有自己的感受。举例来说，同样写‘庚子事件’，不同的作家就必然有不同的写法，不同的主题。……而我也写过‘庚子事件’，这就是剧本《赛金花》……想利用这个事件，来讽刺国民党的屈

辱外交而已。……主角赛金花，只不过是我想用来讽刺国民党的一砖一石，并没有美化她的意思。说穿了，这是古今中外用滥了的老主题，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是这个主题，我看元曲《汉宫秋》也是这个主题。要说的只是一句话：那些大官大府，比一个卑微下贱的女人还不如而已。”

我们再来看看熊佛西的一段慷慨陈词。这是1937年5月6日，他在南京中央饭店的一个宴会上的讲话，“……陶祥的一个人物，爱国的人可以写得悲壮热烈，充满爱国爱民族的情绪，若是落在汉奸的笔下，就会侮辱得不成东西。一切都得看作者的人格、感情、看法如何而定的。……我不承认我的笔下有辱国体……”

三十年代，围绕南北两个《赛金花》话剧的“演”和“禁”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。到了十年内乱期间，连当年国民党都未敢干的扒坟勾当，“四人帮”之流却干了，扒了赛金花的坟墓，砸了她的墓碑。有形的墓碑虽然砸了，但，那无形的碑是永远也砸不碎的。北京南城的陶然亭畔、香妃冢侧，由诗人杨云史撰文、书法家吴玉愿书写的碑文，不依旧印刻在史籍中么？

仙槎万里欸声灵，
睪翟容光伴使星。
四十年前朝野事，
繁华时节都飘零。

庚辛板荡痛天骄，
凝碧池头炫素高。

一曲琵琶解胡语，
乌珠军令肃秋毫。

京阙生尘万户空，
平康女侠鲁连风。
官中宝玉闺中秀，
完璧都从皓齿功。

至今便殿锁仪銮，
西苑楼台未忍看。
环珮归来烟水里，
暗伤亡国不知寒。

父老于今肉骨铭，
埋香端合葬江亭。
我哀遗事读无宝，
不为闲情谏小青。

寒日余姿事可哀，
画图省识赵阳台。
为君一扫齐东语，
自有闲人凭吊来。

北京新闻界送给她的挽联，不也仍旧留在人们的心目中
么？

救生灵于涂炭，救国家于沉沦，不得已色相牺牲，

其功可歌，其德可颂。

乏负郭之田园，乏立锥之庐舍，到如此穷愁病死，
无儿来哭，无女来啼。

“四人帮”，这些所谓的“最最”革命者，为什么要在赛金花穷愁病死后，事过三十多年，还要对她扒坟鞭尸呢？无非是江青在三十年代因争演赛金花不成，而泄私愤；无非是赛金花是名正言顺的“状元夫人”，是堂堂正正的大清国驻俄、德、荷、奥公使的夫人；无非是因为她又是个妓女，在“庚子”年，使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她用智慧和色相换来了北京城的安宁。她一直被视为“不祥之物”。在中国，谁一提到她，就像是揭了道学家头上的秃疤，谁就要遭一次痛骂，甚至挨一顿棍棒。

多少年来，赛金花被责骂为“女妖”。但更多的人却称她“女中怪杰”。

柯灵同志在1979年《战地增刊》第一期上发表了《从〈秋瑾传〉说到〈赛金花〉》。文中有这么一段：“妓女的产生和存在是社会现象，是野蛮的剥削制度的派生物……因为妓女是压在社会底层的苦菜花，被凌辱与被损害者；应作哀鸿一例看。汉奸是必须反对的，但如果以为妓女卖淫，内外有别，否则就叫里通外国，那就等于要给妓女造贞节牌坊，未免使人在严肃中产生滑稽感。”

曹禺同志不久前也在《剧本》月刊上著文指出：“我觉得今天是我们重新认识《赛金花》的时候了。”

道德的判断不能代替历史的判断。历史是公正的，人民是公允的。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环境中，赛金花这只“哀鸿”，以及她在那个“特定历史条件”下所起的作用，

人们一刻也未曾忘记。

1936年12月四日凌晨，66岁的赛金花，穷愁病老，卧床不起，晚景凄惨。就这样，都不准她有栖身之地，她在居仁里十六号住的斗室，公安局以她未交房租为由，催她搬出，要收回房屋。她已不能说话。死神正在召唤她，她气息奄奄，昏迷不醒，最后一刻弥留于人间。

于此同时，在北京中山公园，由李苦禅、王青芳、徐悲鸿、侯子步等著名画家发起的资助赛金花晚年生活的义卖画展正在举行。画展是早晨八点钟揭幕的。全国不少著名画家都送来了精心之作，其中仅徐悲鸿一人就有四幅。想不到就在画展开幕的时候，赛金花已溘然长逝，结束了她大起大落多有非议的一生。

这天上午，北京刮着凄厉的寒风，赛金花默默地死在天桥附近的居仁里16号一个很小的房子里。她没有遗产、没有墓地、没有棺材。还是有人向棺材店求情，才赊买了一口小棺材。后由各界集资募捐，才下葬在陶然亭的香冢侧。

12月6日，赛金花出殡那天，没有人相邀，竟有万余人为其送葬。其中不乏学者、教授……足见普通的北京人没有忘记她。

笔者想为赛金花写个小传，这想法以萦绕心际三十春秋。因为我早年曾在黟县工作过八年，听过有关赛金花的不少传闻。1964年我又访问了与赛金花同时代人的程梦余老先生，他与赛有过多次交往，知道的轶事很多。得到他的启发后，我便留心搜集有关见诸报端的材料，哪怕只言片语，也从不放过。近年来，我把所掌握的材料加以整理研究，撰成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
寻根求源

在我们中国，不仅有些字叫得孤僻，有些地名也起得够怪异的。比如这个“黟”字，就有不少人不认识。笔者就曾把它读成“黔”，也见有人把它拆开念成“黑多”。后来查阅字典，才知道读yī，是安徽省徽州府的一个县名。

这个县离黄山很近，黄山古时候叫黟山。黟县取名为黟，有人考证说是随黟山之姓。也有人考证说：在某朝某代，这儿出产一种灯笼柿，皮薄个大、汁水甜，名闻遐迩。当地的一位县太爷，无意中到了市井，见一老嫗在卖灯笼柿，便打起柿子的主意。他备了一箩灯笼柿，日夜兼程，赶往京都，敬给皇上。皇上一尝，连连叫好，问此果结于何树？幸好这位县官随身带来一块柿木。忙从袖筒中掏出，呈上。本来这柿木并不是黑质，因放在袖筒中浸染汗渍，竟变成了一块乌木。皇帝老儿不识货，把黑木拿在手中左看右看，摇头晃脑：“佳果也！黑多也！”于是重赏了这位县官，把他提升为徽州知府。这位府官回到州里，就正儿八经地将这个出产灯笼柿的县改成了“黑多”县。

一向对红黄二色顶礼膜拜的汉家子孙，总觉这“黑多”两字不吉利，便把黑多二字拢了家，组成一个新字，“黟”。这个“黟”字一直沿袭到今天。

这黟县在徽州府所辖的六县中。山民的衣着、方言、黑

俗民情、生活习性，都很古朴。它面积不大，四周环山。漳水穿过县城，注入新安江。在这个群山环抱的百里小盆地上，住着古代山越的后裔。这里交通十分闭塞，出山进山，全靠从城南十八里的一个石洞口穿过。洞名曰：“桃园洞”。古人曾有“黟县小桃园，烟霞百里间；地多灵草木，人尚古衣冠”的诗咏。桃源洞洞口狭小，深幽回澜；洞上巨石嶙峋，洞下漳水湍急，地势很是险峻。历史上，曾有不少人把这儿说成陶令公写“桃花源记”之地。本来，山越后代，在这洞天福地中，刀耕火种，休生养息，也能得以温饱。但到了南宋时，金人南侵，宋王室不记亡国之恨，“误把杭州作汴州”，重重赋税，强加在这些山民的头上。他们失去了小康的生活，不得不卷起铺盖，钻出洞口，背井离乡，外出流浪了。故留下民谣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十四，往外一丢”。他们流落各地城镇，先是做苦力、当伙计，后来，慢慢集资开饭店、做茶庄、经盐业、开当铺、学经商。日久天长，在中国便落下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了。在商界，他们经过艰苦的挣扎、顽强的拓荒，到明、清两代，他们便以雄厚的经济实力，盘踞了东南半壁河山。清乾隆年间，国库空虚，乾隆皇帝不得不低声下气向徽商乞求财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清朝乾嘉年代，徽商曾向皇朝国库捐资白银三千六百万两。资本的积累，撼动着封建主义的根基。徽商的后裔、清咸丰朝的财务大臣王茂荫，提出了纸币兑现的观点，虽然被咸丰皇帝大加训斥，没有被采纳，可他的观点，却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，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有人打过形象的比喻：“资本主义的婴儿能在中国呱呱坠地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徽商还是个助产婆哩！”可是，这个资本主义的婴儿，在中

国古老的土地上并没有健康的发育，便受到腐败无能的清王朝、蜂拥而入的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摧残，变成一个畸形怪胎。徽商，这颗在封建社会闪烁三百年之久的星星，从此便失去了它应有的光辉……

清朝咸丰年间，在苏州葑门附近的肖家巷，住着一户姓郑的人家，户主名八哥。这郑八哥的原籍是鄞县二都下轴郑村。他是哪年哪月来到苏州的，已无从考证。如今，八哥与本里一户姓朱的商人朱胡子（原籍是徽州休宁县渭桥的），相处投契，在苏州市面，合伙经营一爿当铺。开始生意还好，后来每况愈下，不景气了。

早先，徽州人出门经商有个不成文的乡规：只准男人出门，不许女人随从。他们十三、四岁出门，到了订婚年龄，回乡寻偶，婚后又走，三年省亲一次。有的夫妻感情好的，不忘家中原配，感情不好，便在外另寻新欢，终生不归。这郑八哥大概系前一种，夫妻感情尚好，并生下一女名彩云，母女均留山里。一年，彩云母亡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郑八哥又续了弦。八哥共有兄弟八人。曾国藩率湘军在徽州镇压太平军时，七兄弟均死于战乱，母亲膝下仅剩他一个儿子。平时八哥很孝敬，老母早年就跟随儿子在外。由于在苏州住的时间一长，免不了时刻牵挂乡下的孤苦伶仃的小孙女，经常在儿子面前叨念彩云一人在家，年纪幼小，如何可怜，要儿子打发人到乡下把孙女接来，放在身边也好照顾。

幸好过不多日，在苏州做小生意的赵阿兴要回鄞县省亲，这赵阿兴是彩云的亲舅舅，将彩云托于他带，自然放心。

小彩云自打生母去世后，寄养在邻居何发贵家。这何发

贵夫妇，为人倒也忠厚老实，怎奈缺山林、少水田，膝下仨儿们又多，家境十分清苦。他们平时操家活口，苦于奔波，哪有多余的工夫照料彩云。尽管他们并未把彩云当成自个儿“皮外的”的相看，也未给小彩云多少白眼，但平时愁急了骂自家孩子，免不了也要往小彩云身上带上几句。所以小彩云耳朵里也多少装点冷言冷语。

乡下人是不白养着吃闲饭的。七岁的彩云就要分担何家的家务了。圈里那头猪的猪草总是包在她身上。遇到缺柴，还要上山打柴。因为人小，不懂得封山的规矩，一次还违反了族里祠堂里订的封山禁约，触犯了山规，族长带人将何发贵家的一头肥猪抬去祭山神了。何发贵两口子气得差点死过去。幸好舅舅赵阿兴赶来接彩云，不然，小彩云不知要吃多少皮肉苦呢！

这是光绪五年（1879）的事。彩云触犯了族规，白白的一头肥猪被抬走后，见到何发贵拿起一只瓦罐要砸她，她噙着两眼泪水，不敢吭声，浑身吓得直抖。但何发贵那只瓦罐在手中扬了几扬，没有砸向彩云，而是砸在他自己的头上，血，沿着这憨厚农民的消瘦的脸上往下流。她抱着何发贵的腿哭了：“阿伯！”她在幼小的心里记下了欠何家的债。她比往日更勤快地为何家做事，她用做事来弥补、来偿还。

腊冬的一天，小彩云正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在路边捡柴，忽听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彩云，你看谁来了？”

“舅舅？”小彩云一抬头，见是亲娘舅来了，不禁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“想奶奶吗？”见外甥女那么伤心，赵阿兴也难过地落下泪来。

“想，想，妈妈死后，我整天都在想奶奶！有时做梦也梦见奶奶在亲我。”彩云哽咽着，一头扑在舅舅的怀里，“舅舅，奶奶怎么不来接我去苏州呢？”

舅舅边替彩云抹去眼泪，边宽慰道：“奶奶这不是让我来接你了吗？”

赵阿兴本来想带彩云在年前赶回苏州，何发贵夫妇及几个伢子不依，说彩云跟着他们过了几年，猛一走舍不得。硬要留着过了年再走。经不住何家执拗的劝留，赵阿兴只得应允。这时，家家都忙着办年货，何家穷，拿不出钱来进城办年货。好在何发贵有一手好枪法，就进山去猎获野味。赵阿兴觉得过意不去，一天，便带着彩云进城去办年货。赵阿兴按着彩云的指点，给何家阿伯、姆妈及伢子哥都买了过年的礼物，末了，彩云又拉着舅舅来到仔猪市场，硬让舅舅给何家买了一只小猪。

何家猪栏里又有了一只小猪。何发贵的妻子感动得眼泪直滴，不住地夸彩云“心肠好，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。往后定有好报应。”

春节过后，彩云挥泪告别生她养她的故土，告别相依为命的阿伯、姆妈和伢子哥。由舅舅带着从渔亭乘上新安江的乌篷船，取道屯溪、杭州，然后换乘京杭大运河的船，向苏州驶去。

彩云，这个皖南山区土生土长的小姑娘，就这样离别黄山脚下的郑村，去寻觅她生活中新的落脚点……

在苏州，虽说郑家的生意日渐萧条，但家势还不十分衰落，屋里还雇有一个使女，名叫阿金。老祖母把彩云视为掌上明珠，特别喜爱。父亲郑八哥虽然续了弦，但后妻还不曾为他生下一男半女，就彩云这么一个女儿，他对彩云更是疼